

《我的田野之歌》首发式暨新书分享会圆满举行

■通讯员吴冲

本报讯 在读书阅读活动周期间,高州市作家黎丹诗集《我的田野之歌》首发式暨新书分享会于近日顺利举办。本次活动由高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,高州市作家协会主办,高州市图书馆、高州市鸿福人家协办,汇聚了文学界人士、教育工作者及文学爱好者,共话诗歌创作与文学情怀,现场氛围热烈浓厚。

4月25日下午,新书分享活动正式拉开帷幕。活动伊始,诗集作者,高州市文联兼职副主席、作家协会副主席黎丹,现场分享了《我的田野之歌》的创作历程与心路感悟。他谈及,自己始终以诗歌为载体,

用心捕捉、记录生活里的每一份真挚感动,将日常点滴与内心情怀融入字里行间,字字句句皆饱含对生活、对乡土的深情。

创作分享结束后,现场举行了赠书仪式。黎丹向高州市图书馆,以及自己曾工作过的大井一中、曹江中心学校、谢鸡中心学校等单位,分别赠送诗集,以文学作品传递书香,助力校园与公共文化建设。

随后,茂名市作协、高州市作协作家代表围绕诗集的创作立意、文字风格、情感表达等方面展开研讨,肯定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创作意义。

据了解,《我的田野之歌》由茂名市作协主席张慧谋,以及知名诗人浪子联袂作序。

眼前的苟且,诗歌和远方

——《我的田野之歌》出版前后

■黎丹

01

时隔三十多年,我的第二本诗集《我的田野之歌》终于正式面世了。

突然一下子想起1992年秀川图书馆的那场大火。那一晚,我和哥哥蹲在他位于一楼设计室的不远处,痛彻心扉地望着前面熊熊燃烧的火焰,随风翻飞的书页,不断剥离掉落的古典铭刻最终变成灰烬。

想起1991年初春,当处女诗集《燃烧的河》被广东民族学院图书馆收藏;当我怀揣着省作家协会的录取通知书,爬上花城出版社顶层,找到诗人杨光治,将就业与深造的矛盾、迷惘一一摊上桌面……

想起读小学时打过我,至今仍默默关注我的恩师、朋友李宣政;想起文学导师陈勋超;想起当时首创的高州二中文学社;想起民族学院的《山泉诗社》……想起很多很多过往。

是的,“书取其名并无特别意义,这就像夜里向陌生人借火一样的平常与淡泊。”

至多,算是对三十多年前《燃烧的河》的一种纪念或者延续吧。证明“我一直亲历其境地进行着,不动声色地介与这个物界的条条脉络,或者孤独之中燃烧经受的意识之河。”

是的,我不是个热衷于交际和谈话的人,一直疏于写作,有时几个月都写不出哪怕一行文字……我不像某些高产诗人,总以表演的姿态,一夜之间可以搭建起几十首分行的诗歌大厦!精神的洁癖让我耻于粗制滥造。

我认为一首真正诗歌的诞生,就像酿酒一样——首先是选料,质地必须纯粹/最好是原生态的/要有泥土的气息、乡风的吹拂/以及在沉静中缓缓流淌的乡愁/还要有质朴的工具:比如大口陶缸,比如犁耙、禾镰/……埋入地底,亲近土地/让它们在黑暗中沉睡。

诗人黄金明评论广东诗人对待诗歌的态度,曾经表达如是观点:“一个人无法安排好生活,那么就难以安排好他的写作。”是的,我们可以把诗歌当作生活中必要的消费和精神享受,但也仅仅是类似于日常中陈年普洱、老火靓汤和柴米油盐而已,不需要太多的“坐着看云时”“诗歌和远方”。一个负责任的人,首先要经营好他(她)的家庭,能让人人、孩子更有体面地行走于世俗之间。

我认为,诗歌应该是个体而孤独的,只能表达真正的自我内心。

一个真正的诗人,从不逃离孤独,而是与之促膝长谈,在静默中听见万物最真实的回响。一个真正的诗人,不会理会任何外界太多的喧嚣。他就如同一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,永远都是孤军奋战,只能自己拯救自己。

我的灵魂深处,始终为自己存留一角纯粹精心打磨的空间。就这样,我滋养着文字,同时被文字滋养。我的物质世界很贫乏,却被文字打开了另一个精神世界,这便是我写作的初衷,无关名利,纯属自身需要。

02

诗集《我的田野之歌》以乡土

情怀为重点,饱含浓郁的乡土情怀,辐射社会、家乡、校园、情感以及人生思考等等。

1991年,赵红尘在诗集《燃烧的河》序言中如是说:“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尝试,使他渐渐触摸到诗歌的根部——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!兰波称它为‘通灵者’,而波德莱尔称它为‘想象的森林’!在中国,这历来是口头上的事,幻想的核心。”

几十年来,不管我是静还是动,是虚还是实,是悲或是喜,那些经我组合过的文字,都是发自真实内心,是情绪表达、场景再现,或隐藏了些许难以启齿的思想和某个铭心镂骨的故事。其中,或许有那么几声叹息、抱怨,有那么几丝欢喜、欣慰,也不乏期待、希望。

倘若你看了不悦,给我来个小小批评,或者有幸共鸣了,向我倾吐一下心声,我都全盘接纳……就像列夫·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“诗歌是一团火,在人的灵魂里燃烧。”

但我相信,总有人,能读出诗歌里我都不知晓的言外之意;总有意外,从诗行里蹦出来,让我们生活变得更有意义,让我们开悟、通透;我也相信,某首诗里,也藏匿着您的秘密、您的行板……

03

在这样一个难以言说的大时代,写诗其实是极其不合时宜甚至可笑或者悲哀的。你所追求的诸如“诗和远方”,在许多眼人里其实屁都不如。至于你殚精竭虑、日夜打磨而成的几行文字,如果发微信、朋友圈或放在公众号上,卑微的乞求点赞或者鲜花,自然有可能会获得几句出于礼貌或装做同感的共鸣,此外,什么都不会发生,你再别期望还有更多的反应。石头已经沉底,水面涟漪已经消失,不过如此,而已而已。

如此,诗还写吗?当然要写!当生活变成简单的生存挣扎,总要有那么一些美好或者圣洁用以洗涤灵魂……

而今,我年过半百,幸运的是,身边的遇见大多固守本心,性情良善,或率性直言,或宅心仁厚。每有交往都让我自在悠然,深信人间值得。就像上面所敬的恩师李宣政、导师陈勋超、诗人陈正略;当然还有邹维海、张慧谋、赵红尘、浪子、梁柏文等大家,还有陆强、刘志良、吴伟权等学业良师;还有赞助本书出版的青年企业家冯秀文女士;还有我的爱人、我的孩子……一句良言、一声鼓励,看似简单朴素,却让我收获人世的温暖与慈悲、苍茫与辽阔。

痛并快乐着。我不信命却被命运主宰,我不卑贱却卑微地活着,我不埋怨却在困顿中煎熬。我感知四季,感知生活里的每一份温暖和美好,可是总有那么多让我揪心的事,那么多让我揪心的人,绵绵不绝的心疼,关乎父母,关乎孩子,关乎爱人,关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,我无从释怀,却又无能为力,唯独,我拥有诗歌。

这本诗集,就像我的第二个孩子,而这个孕育过程是漫长的,是很多因素共同催生的,诚当珍爱。这,就是《我的田野之歌》。

电城罗城井

■蔡志强



▲罗城井碑文

▲罗城井古石碣

电城有座宋代古村落,叫庄桐村。村里有口古井,叫罗城井,亦称清官井。

井的来历,讲的是个清官的故事,明弘治年间,乡人黄廷主任广西罗城知县,因废除苛捐、清廉自守,深得民心。辞官归乡时,百姓感念其德,竟百余人凿制石质井栏,不远千里运回他的故乡,掘地砌成了这口井。自那时算起,井水已潺潺流淌了五百多个春秋。

井边铺着青砖,长满青苔。石栏围成的井口,泛着温润的光。井水清冽甘凉,映着天光云影,也映着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

在很多电城人的童年里,每天上学放学,都要从罗城井旁经过。井边长着不少果树:杨桃、石榴、黄皮,还有些不知名的,像个百果园。一到夏天,枝头就缀满黄的、绿的、红的果子,看着就流口水。调皮的孩童趁大人不注意,跟小伙伴们偷偷摘几个,揣进口袋和书包。

园子里住着一位老翁,头发胡子都白了,背微微驼着,手里总拄根竹杖。只要被他发现有偷摘果子,他就举起竹杖追过来,从东追到西,又从南追到北,活像一场热闹的捉迷藏。园子里全是孩子们的笑声。跑累了,就坐在井栏上,比

谁摘的果子更大更熟。

那时候的罗城井,虽说经历了数百年风雨,样子还完好着。井口是一整块青石凿出来的,正圆形,将近一米宽。井壁用青砖一层层砌起来,大概五米深,古朴结实。井旁有面砖石墙,石块刻着“罗城井”三个字,墙下嵌着块古碑,详细写着这口井的来历。八十年代那会儿,村里请过广西的剧团来演出,剧团的人听说古井跟罗城的渊源,感念这份情义,特意义演一晚,传为一时美谈。可惜这些旧事,如今知道的人不多了。

2012年笔者回老家访友,再去找罗城井时,它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。井面破破烂烂,井壁的青砖一块块剥落,井里全是淤泥,清泉早就干了。井旁盖起了房子,那块记载往事的石碑倒在瓦砾堆里,杂草长了一地,碑文也看不清了。从前热热闹闹的井边,只剩下一片荒凉。

2014年,笔者参加电白区政协会议并发言,讲述罗城井历史和现状,提出修复罗城井的建议,众委员都表示认同和支持。会后,时任电城镇党委书记邓伟斌很重视,很快就牵头研究了修复方案,得到广大村民支持。用了不到半年,古

井就修好了,焕然一新。这事乡亲们没有不称赞的。

现在的罗城井,又恢复了从前的样子。旧青石井栏重新修复,青砖井壁砌筑整齐,和记忆里一模一样。“罗城井”三个字石碑重新立了起来,古碑也整理好,妥善安放,碑文清清楚楚,静静讲着几百年前那个廉政为民的故事。

昔日荒寂的村旁空地,如今已建起一座精致小广场。深蓝色琉璃长廊,竹子青翠,桂树暗香,成为当地廉政教育阵地,迎接各地前来参观和考察的客人。

那日,笔者冒着绵绵春雨到访此地,四周林木葱茏,一眼望去便觉耳目一新。旁边村民热情攀谈。他说,闲暇之余,乡邻们在此散步运动、闲话家常,孩童们追逐嬉戏、奔跑嬉闹,欢声笑语好不热闹。沉寂多年的古村一隅,终于重焕生机,袅袅烟火气,暖暖人情味,让这片土地重新热闹了起来。

每次回老家,站在井边,往事就一件件浮上来。这口井,修好的不只是它的样子,更是那份乡愁和根脉。它不再是断壁残垣里落寞的老物件,而是庄桐村一代代人生生不息的见证。

电城故事

■黄佐华 王倩

代以前,电城米铺遍布街巷,究竟有多少,今已难考。东门街71号的生兴米铺,便是其中之一家。

庄桐村距离电城十余里。忠烈侯黄十九郎任高州巡检之职后于庄桐村落户。后人散居四方,至今已传二十八代。

生兴米铺的创办人黄景兴先生,乃黄十九郎第二十三代孙。

黄景兴幼年失怙,仅读数年私塾便辍学,后赴电城谋生。起初于东门街开一杂货铺,号“生兴”,不久转营米业,与妻子共同操持。夫妻育子女11人,其中七儿黄金鸿、九儿黄翼张(又名黄金鹏),1949年前加入地下党组织,投身抗战与解放事业,立下战功,成为一方佳话。

彼时电城未通电力,碾米全仗人力,须经磨谷、吹壳、筛米、舂米、筛糠五道工序,历时六七小时。选谷需辨干湿、防掺沙,全凭目力与经验。米糠用以养猪,猪又贴补子女学费。日复一日,黄景兴夫妇黎明即起,深夜方歇,一生俭省。

抗战时期,电城频遭日机轰炸,生兴米铺被迫歇业。黄景兴举家回庄桐村避乱,苦度时艰。战后虽重开米铺,又逢通货膨胀,经营维艰。

1949年,电白解放。电力与碾米机最终使手工米铺渐次退出历史。生兴米铺完成了它的使命。黄景兴夫妇含饴弄孙,安度晚年。

(三)万昌隆客棧

万昌隆客棧坐落于电城西门街崔家祠,原为电白霞洞崔氏宗祠。民国年间,乡人推举贤达崔鸣岗先生进城管理,人称“鸣岗八爹”,其妻王木兴,人称

“八婶”。二人于此经营客栈,收入用以接待同乡及过往旅人,一时传为佳话。

八爹身姿挺拔,通筹算,工书法。每逢岁末,求联者络绎不绝。八婶承袭家学,精通医道,尤擅疑难杂症,在客栈内设诊所治,活人无数。愈者常感念其德,认作干亲,情谊绵延数代。

抗战初期,烽火南侵,八爹八婶(笔者之外曾祖母)常接济逃难至电城的流民。其中有一女孩名秀珍,亲人丧于战祸,自江门三埠逃难而来,孤身流落至电城时身染疟疾,面黄肌瘦,衣衫褴褛,发间生虱。八婶将其收留,为之医病更衣,认作义女,供其上学,视如己出。秀珍自此重获家庭温暖,称八爹八婶为父母。

日寇侵占电城期间,客栈遭焚毁。日寇为运载所抢劫物资往广州,强迫八爹及众多电城男人当挑夫。途中,八爹双脚被玻璃碎片刺伤,溃烂化脓,又染痢疾,腹泻不止。每次如厕,日兵皆持枪跟踉监视。后趁守夜兵士懈怠,八爹于黑夜寻路西逃,历尽险阻,方脱虎口,辗转返回电城。

然而家园已成废墟。两个孙儿惊悸夭折;儿媳廖冰亦因哀恸成疾,中年早逝。

八爹八婶携子孙重建生计。八婶继续行医济世,供孙辈与秀珍读书,其德为乡里所称颂。

秀珍成年后成家立业,常言:“在电城,我有过一生中最为温暖时光;在万昌隆,我有胜过亲生的多娘。”

八爹于1961年辞世。八婶则与儿孙共居至九十四岁,于1982年中秋黄昏,安然离世,无疾而终。

四载耕耘扬雅韵 橘城诗苑谱新篇

化州诗社成立四周年暨 2025 年度颁奖仪式举行

■记者池榕 通讯员庞志超

本报讯 5月2日,化州诗社举行成立四周年暨 2025 年度创作表彰颁奖仪式,当地文艺部门领导、诗坛同仁及诗社社员 30 多人欢聚一堂,共话传统文化和发展新愿景。化州诗社成立 4 年来,始终以传承中

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,坚持以诗心守初心,以笔墨颂时代,创作了 10000 多副诗词楹联。社团常态化开展线下雅集研讨、线上诗词唱和等活动,广大会员笔耕不辍,用情书写化州山水风貌、人文底蕴与城乡发展新貌,持续激活古典诗词生命力,为擦亮橘城文化名片注入文艺活力。

为激励创作热情,树立先进榜样,活动对 2025 年度诗词创作成绩突出的优秀社员进行了表彰。

化州诗社负责人表示,诗社将继续在传承诗词文化、培育文艺新人、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,助力化州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。